

2017-02

Vera Koo's First Column in a Six-Part Series Inspired by the Writings in Her Memoir

(traditional Chinese, English original appeared in the Won 2017/2)

有些人在能與人分享的嗜好中才能找到快樂，射擊卻不是這麼一回事。自四十多歲開始射擊運動以來，我就發現射擊是一項極其值回票價的個人運動。

**我自處在靶場上時時感覺到平靜祥和。**

當然，比賽時你是在跟射擊選手較勁，在靶場練習時往往也看到其他選手的身影，你絕不是在真空狀態中獨自一人。有些比賽場合你甚至是跟著團隊一起比賽。然而在最深處，射擊運動的天地中只有你自己、你的槍和標靶。

這一點我喜歡。射擊，對我來說，不是一般我可以跟朋友在靶場上邊八卦邊玩的等閒嗜好。它是讓我全心全人投入的行動，且挑戰我的身心。

不過在我走過人生的當中，我發現人有時都需要幫助，即使是極其個人的事也是如此。射擊也不例外。我很幸運自己有很多朋友和恩師對我一路提攜，讓我能有今天。

站在巨人肩上看得更遠，我要找到射擊界的巨人做我的恩師。

我開始射擊時對這項運動幾乎一無所知。



Jim O' young 是我第一位恩師，一直到今天他都是我的良師益友，彷彿是緣分命運讓我們結識。

Jim 是《鋼盤盃》（Steel Challenge）的射擊巨人，在這項競賽中，速度、精準和運動體能缺一不可。

一九九一年我遇見 Jim 時，已經完成若干槍械訓練課程，但在射擊運動圈子裡還是無名小卒。我剛剛決定要參加射擊運動比賽，但是我需要方向；我買了一管比賽用槍，但是對自己使用這把槍的成績表現不滿意。

我跟在地靶場主人談起自己的問題，他建議我去跟 Jim 談談。靶場主人說，Jim 每個週四都來，他知道該怎麼辦。

那天是週三，因此 Jim 次日才會到我在地的靶場來，但是就在我準備離去時，我轉身，他居然出現了。

我請教他自己的用槍問題，Jim 是坦率的人，聽完我的敘述後，他直截了當的問我：「是槍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？」

次日我在靶場跟 Jim 見面，我用那把槍發射了兩匣子彈。我成竹在胸，即使旁邊有老練有成的射擊家在觀察我射擊。我射擊完了之後，Jim 也操作了那把槍，他判斷問題出在槍，而不是出在人上，表示願意替我找一管新槍。

我知道自己要需要更往前進一步；我需要好器材、還需要好老師，我感覺 Jim 是最理想的人選，是圓熟的職業老手。

只有一個問題，他告訴我他不收學生。

但我也不會輕易接受人對我說「不」。我繼續央求他，問他可不可以至少讓我觀察一次他如何練習。他軟化了，我開始在靶場研究他如何操作槍支和射擊。終於有一天他要我也帶著槍來射擊，不久之後，他成為我的老師和業師、指導我；他告訴我當地有哪些專題討論我應該加入、指點我哪些競賽我應該去參加，有些比賽他甚至和我搭檔參加。

**他也成了我的朋友。**

有時朋友會適時給你一句有用的話或做出一個貼心的動作，他們說時或做時可能並不知道這些話或動作有多大的意義。

這種經驗在我身上驗證數次，包括幾年前我在密蘇里州哥倫比亞附近靶場「比安奇盃」預訓時腿摔傷、必須休養那次。

我受傷兩個月後，Jim 到我加州的家來探視我。他知道我急著想恢復，不能練習讓我急死了。我想參加次年五月的比安奇杯，我不顧一切的想要早日復原。為了平息我的焦慮，Jim 和外子家一在我家後院架起一個小型的充氣射擊場；這跟在哥倫比亞練習不盡相同，但是起碼我可以讓槍法不生疏。

Jim 也知道如何挑戰我。在傳授我技藝的過程中，我若是抱怨，他就會問我：「你要半途而廢還是要繼續學？」我從未半途而廢；我的基因裡沒有半途而廢的字眼。Jim 是最久的恩師，但是還有數不清的人也是，不管是同行的選手、製槍手或是靶場負責人，許多都在我的射擊旅程中幫助過我。

我開始射擊競賽時最早並不是在《比安奇盃》，但是判斷《比安奇盃》最適合我發揮我的準確實力後，我聯絡 John Pride, 他住在南加州，曾是《比安奇盃》的冠軍得主。他告訴我 Mickey Fowler 和他在加州 Mariposa 有訓練靶場。



如果 Jim 能夠為《鋼盤盃》代言，四度《比安奇盃》冠軍得主 Mickey Fowler 便是《比安奇盃》精神的代言人。他的靶場設計完全仿照《比安奇盃》比賽的各個階段。

跟 Jim 一樣，Mickey 一開始告訴我不收學生，但就像我前面提過的，我不輕易接受人拒絕我，結果一九九七年二月，我開著車到 Mickey 的靶場接受我第一次《比安奇盃》的預訓。

在 Mickey 的靶場，我認識了日裔選手岡田一。我常常一個人在 Mickey 靶場花很多的時間接受訓練，常常我也是最後一個離開靶場、把門上鎖的人。

但是我一路都有人幫忙。我向岡田一展示我的技巧後，他同意跟我一起研究。在 Mickey 靶場上，他和他兒子教我跟「比安奇盃」各種有關的事。他的每一個建議我都拿去檢測，對我管用的我留住，不適合我的，就棄而不用。

在我在「比安奇盃」的競賽生涯中，岡田總是亦師亦友，我經常與他切磋。

我一九九七年初次比賽後，是岡田提議我前往會後的酒會。我不是會在這類酒會中如魚得水的人，但是他說服我去。結果在酒會中我膺選為當年最佳新進女選手，還得到現金獎金。我事後向岡田致謝，對他深深一鞠躬。沒有他，我不可能在那天得到任何一種獎。同樣的形容與感謝也適用於 Jim、Mickey 和許許多多幫助過我、會繼續在我射擊生涯中幫助我的人。



我一開始從事這項運動時，人告訴我雖然所有的射擊選手都有競爭心，但是我們也是共同體，彼此幫助非常重要。這話真是太真實不過。運動本身的艱苦特質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一種同志感情，我們需要彼此照應和幫助。

畢竟我們有時需要外來的幫助，如果我們不在他人需要時伸出援手，怎能期待別人幫助我們？

我永不希望靶場獨自一人練習的性質改變，因為我在靶場的孤獨中找到力量。但我也不會輕易放棄我一路得到的幫助和建議，沒有這些忠言與益友，我也不會是今日之我。

我學到：若是只靠自己努力便能達到的地方不值得去；每個人都需要他人幫助前往他們想要去的地方。這項真理在我一生射擊運動的旅程中，是越走越明。